

男性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

魏宏萍 杨放如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8)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男性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心理因素。**方法**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应付方式量表、家庭环境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对 137 例男性少年犯及 145 例正常对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犯罪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总分及部分因子得分、不成熟的应付方式、家庭的矛盾性得分及家庭破裂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而在受教育程度、负性生活事件中学习压力、成熟的应付方式、家庭环境的部分因子、社会支持上得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逐步判别分析发现,共 7 个因素进入判别方程,分别为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健康适应)、自责型应付方式、家庭环境的矛盾性、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方程式总正确率为 92.2%。**结论** 人际关系及适应上的负性生活事件,自责的应付方式,家庭环境的矛盾及社会支持系统薄弱是男性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社会心理因素。[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1,13(11):904-907]

[关键词] 犯罪;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30(2011)11-0904-04

Social-psycholog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le juvenile delinquency

WEI Hong-Ping, YANG Fang-Ru. Mental Health Center,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8, China (Yang F-R, Email:fryang2002@yahoo.com.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ajor social-psycholog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le juvenile delinquenc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irty-seven cases of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delinquent group) and 145 aged-matched male students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case-control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th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 an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Results** The mono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and the scores of some factor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the scores of immature coping styles and family conflic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broken families in the delinqu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contrast, the scores of educational levels, study stress factor in the negative life events, mature coping styles, family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suppor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delinqu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multivariate factors analysis showed that 7 variables were enrolled into the discriminatory equations, inclu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healthy adaptation), self-condemn styles, family conflicts, subjective supports, objective supports, and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s. The total accuracy of this equation was 92.2%. **Conclusions**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healthy adaptation, self-condemn styles, family conflicts, and weak social support system may be major social-psycholog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le juvenile delinquency.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1, 13 (11):904-907]

Key words: Delinquency; Risk factor; Case-control study; Adolescence

近年来,人们对青少年犯罪的分析已逐渐抛弃了过去仅看表面犯罪行为的单因素观,更多地接受了各种生理、心理、社会、教育等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系统观,因为没有哪种单一的因素或模式可以完全解释所有的青少年犯罪行为^[1-2]。其中最经典的观点便是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社会生态学模式^[3-6],由美国发展心理学家 Bronfenbrenner 上世纪 70 年代末最早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与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研究的基本单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

[收稿日期]2011-06-02;[修回日期]2011-07-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2006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06JAXLX011)。
[作者简介]魏宏萍,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杨放如,副教授。

究运用社会生态学模式对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进行初步调查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湖南省少管所暴力犯罪男性少年犯作为研究组,从湖南省某乡镇两所普通中学选取年龄相近的男性青少年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发放问卷150份,获得有效问卷137份,有效率91.3%;对照组发放问卷150份,获得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96.7%。本研究涉及的暴力犯罪是指犯罪主体利用身体力量或其他工具恶意侵害他人身体或公私财物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本次调查的暴力犯罪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典型暴力犯罪为主。

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基本情况调查量表(包括出生年月、民族、受教育年限、父母婚姻状况、既往健康状况)、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应付方式问卷(CSQ)、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分别评定被试者的一般情况、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家庭环境及社会支持。本次调查量表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7]。

1.3 质量控制

参与调查人员均为心理卫生学专业人员,统一指导用语和填表方法,为消除调查者的顾虑,问卷采取匿名方式填写,为消除偏倚,数据由计算机专业人员录入,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2周后对原调查群体的10%进行抽查,重测信度达96%。

1.4 统计学分析

所收集的资料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及逐步分类判别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犯罪组年龄在16~1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5.45 ± 0.65 岁;对照组年龄在16~18之间,平均年龄 15.73 ± 0.56 岁,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犯罪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4 ± 1.47 年(不含留级时间),对照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34 ± 0.48 年,明显高于犯罪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父母婚姻状况正常者:犯罪组83例,对照组131例;父母离异者:犯罪组29例,对照组5例;丧父或(和)丧母者:犯罪组11例,对照组3例。家庭破裂在犯罪组青少年中占32.5%,对照组青少年中占5.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生活事件、处理问题的方式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分析犯罪组与对照组青少年遭遇不良生活事件上得分可知,犯罪组在负性生活事件上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在丧失因子、受惩罚因子两个维度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学习压力维度上对照组得分高于犯罪组($P<0.01$),犯罪组在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及其他负性事件维度上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1。

表1 犯罪组与对照组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各维度评分 ($\bar{x}\pm s$)

组别	例数	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负性事件	总分
对照组	145	12.2 ± 3.7	13.8 ± 5.0	14.7 ± 5.2	6.2 ± 2.9	7.2 ± 2.8	7.6 ± 2.3	24.4 ± 3.5
犯罪组	137	13.9 ± 4.0	10.6 ± 3.8	15.0 ± 5.9	5.9 ± 3.4	8.6 ± 3.0	9.9 ± 3.7	26.6 ± 0.5
t值		-3.095	-3.218	0.455	-0.76	3.416	5.196	7.224
P值		0.002	<0.001	0.65	0.448	0.001	<0.001	<0.001

犯罪组在成熟的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上的得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成熟的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及

混合型的应付方式(合理化)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

表2 犯罪组与对照组应付方式各维度评分比较 ($\bar{x}\pm s$)

组别	例数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对照组	145	8.7 ± 2.4	2.5 ± 2.3	6.3 ± 2.7	4.6 ± 2.1	4.3 ± 2.0	4.2 ± 2.0
犯罪组	137	7.7 ± 3.0	5.1 ± 2.5	4.4 ± 2.7	6.1 ± 2.0	6.3 ± 2.1	6.0 ± 2.1
t值		-2.373	7.406	-5.507	5.227	7.204	6.137
P值		0.01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家庭环境、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将犯罪组家庭环境的6个维度与对照组比较,发现犯罪组家庭环境的亲密度、文化性、组织性的得

分低于对照组,而在矛盾性上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在娱乐性、控制性的得分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犯罪组与对照组家庭环境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 ($\bar{x} \pm s$)

组别	例数	亲密度	矛盾性	文化性	娱乐性	组织性	控制性
对照组	145	6.9 ± 1.9	2.3 ± 1.7	4.5 ± 1.7	4.5 ± 2.2	6.2 ± 1.7	3.7 ± 1.7
犯罪组	137	5.4 ± 2.4	4.4 ± 2.2	3.2 ± 2.1	4.2 ± 2.0	4.7 ± 2.7	3.5 ± 2.1
<i>t</i> 值		-4.837	7.389	-4.761	-1.127	-4.521	-0.812
<i>P</i> 值		<0.001	<0.001	<0.001	0.261	<0.001	0.418

犯罪组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及社会支持总分上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4。

表4 犯罪组与对照组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 ($\bar{x} \pm s$)

组别	例数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利用度	支持总分
对照组	145	8.4 ± 3.2	21.0 ± 4.4	8.6 ± 2.4	37.4 ± 7.9
犯罪组	137	5.4 ± 2.6	18.9 ± 4.6	6.3 ± 1.9	30.5 ± 6.9
<i>t</i> 值		-7.492	-3.269	-7.516	-6.586
<i>p</i>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4 影响青少年犯罪多因素判别方程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青少年犯罪的相关危险因素,控制和排除各因素之间的混杂影响,以(犯罪组 vs 对照组)为分类变量,以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有统计学意义指标:受教育年限、父母婚姻状况、青少年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其他事件)、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家庭环境(亲密度、矛盾性、文化性、组织性)、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19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分类判别分析。进一步筛查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社会心理因素,结果显示:共筛出7个因素进入判别方程,分别为人际关系(X_1)、健康适应(X_2)、自责型应付方式(X_3)、家庭环境的矛盾性(X_4)、客观支持(X_5)、主观支持(X_6)、对支持的利用度(X_7)。根据判别系数和常数建立的犯罪组与对照组的判别方程,结果如下:

方程1(犯罪组): $Y_1 = -27.296 + 0.273X_1 + 0.285X_2 + 0.382X_3 + 0.881X_4 + 1.17X_5 + 0.097X_6 + 0.989X_7$

方程2(对照组): $Y_2 = -30.477 + 0.515X_1 - 0.087X_2 + 0.216X_3 + 0.545X_4 + 0.663X_5 + 0.461X_6 + 0.869X_7$

将筛出的指标带入判别方程,形成判别分类,将

判别分类与原分类对照显示:判别方程式(1)对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预测的正确率为92.7%,判别方程式(2)对无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预测的正确率为91.7%,所得的判别方程式总正确率为92.2%。

3 讨论

在每个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挫折,从而处于应激状态。国外研究显示,随着应激生活事件负荷的增加,青少年发生心理障碍的危险性增加;且不良的生活应激事件数量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问题解决和青少年适应之间有直接关系^[8]。本研究结果表明,犯罪组青少年在遭遇不良生活应激事件的总量明显高于对照组青少年,提示青少年违法犯罪者较正常同龄青少年暴露于更多的负性应激事件中,这与国内研究相符合^[9]。本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的负性生活事件主要来自于人际关系和健康适应两方面,提示犯罪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和健康方面存在严重的适应不良,研究中犯罪组在学习压力上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普通中学生,提示犯罪组青少年与学校关系疏离,易于自暴自弃而不重视自己的学习成绩,所以学习竞争、考试失败和受批评的事件应激量显著低于普通中学生。

应付方式反映了个体在处理问题时较稳定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方式,对行为的发生有重要的作用。国外的研究证实,应付作为应激和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10]。本研究表明,在应付方式的比较中,犯罪组青少年在应激压力下倾向于采用非理智的方式处理问题,这一点,可从近年来国内有关研究结果^[11]得到证实;但本次研究中仅自责型的应付方式最终进入回归方程,这一点提示了犯罪组青少年习惯采用否认和压抑的自责型方式面对不良应激,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易形成抑郁、愤怒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一旦这种不良情绪蓄

积超过一定限度则易使其爆发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来缓解压力与苦恼,如一些攻击性或自虐性的行为对他人或自身造成伤害,甚至危害社会。近年来,也有学者以心理学为研究取向,从人格特质、气质等方面对犯罪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但因目前国内亦无较为成熟的适用偏离行为青少年人格问卷,青少年是否已形成稳定的人格结构亦存在一定争议,本研究仅选用个体在与环境作用中的表现形式应付方式作为个体因素,未做人格方面的分析。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一道坚固防线,具有任何其他教育无法取代的优越性。犯罪组青少年在家庭矛盾性上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家庭,提示犯罪组青少年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更多的矛盾及分歧,阻碍了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影响到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的矛盾冲突与儿少的问题行为密切相关,矛盾冲突较严重的家庭环境更容易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12-15]。El-Sheikh等^[16]的研究证实了在父母酗酒的家庭里,家庭功能的和睦性和适应性是儿童青少年不良行为强有力的保护性因素。

研究证实,社会支持作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弹性资源,在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缓解应激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7-18]。美国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在论述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中指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体对自身犯罪行为的约束力就会大大削弱。本研究结果证实,犯罪组青少年在社会中获得的支持总量、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些提示青少年罪犯在遭受应激事件时能获得的有效社会支持资源较少,社会联系网络非常薄弱,这也正是他们实施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判别分析对影响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动态分析,通过对上述最终入选判别方程7个变量的分析,不难发现,该方程涵盖了与青少年犯罪行为发生相关的情景因素(X_1 、 X_2 、 X_4 、 X_5 、 X_6 、 X_7)及个体因素(X_3)两个层面的要素,提示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及健康适应方面),自责型的应付方式以及家庭环境的矛盾冲突及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影响最大。本研究结果从情景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层面综合地探讨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危险因素,得到的犯罪青少年行为判别方程组内考核的总正确率为

92.2%,其准确性较高,提示该多元判别方程具有良好的使用价值,从而有可能提高分析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减少主观性和先入为主的思维。但由于本研究样本偏小,还有待于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Richard J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Juvenile Delinquenc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2.
- [2] Larry JS, Brandon W.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ory, practice, and law[M]// Australia, Belmont. C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8: 122-145.
- [3] 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4] Bronfenbrenner U.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for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J]. Devel Psychol, 1986, 22(6): 723-742.
- [5] Bronfenbrenner U.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M]//Vasta R. Annals of Child Development. Boston: JAI Press, 1989: 187-249.
- [6] Bronfenbrenner U, Morris P. 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M]//Damon W, Lerner R.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8: 993-1027.
- [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06-141.
- [8] Goodyer IM, Kolvin I, Gatzanis S. The impact of recent undesirable life events on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 Br J Psychiatry, 1987, 151: 179-184.
- [9] 张旭,章皎洁,杨曦,王飞燕,胡泽卿,李焱. 男性青少年罪犯应激与心理健康的研究[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08, 34(3): 176-178.
- [10] Edwards JR, Cooper CL. Research in stress, coping, and heal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J]. Psychol Med, 1988, 18(1): 15-20.
- [11] 徐莉萍,王小平,谢永标,孙业华. 男性少年暴力犯罪应付方式对照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10(4): 313.
- [12] Hollin CR, Browne D, Palmer E. Delinquency and Young Offenders[M]. Oxford: BPS Blackwell, 2002: 14.
- [13] 杨放如,朱双罗,罗文凤. 儿童品行障碍心理与家庭综合治疗的疗效观察[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05, 7(4): 362-365.
- [14] 冯维,陈秀丽. 守法少年与犯罪少年与犯罪少年家庭功能比较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6, 5(5): 77-81.
- [15] 王丽,李建明,李丽娜. 监狱犯人早年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681-682.
- [16] El-Sheikh M, Buckhalt JA. Parental problem drinking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ttachm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as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of risk[J]. J Fam Psychol, 2003, 17(4): 510-520.
- [17] 丁宇,肖凌,郭文斌,黄敏儿. 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作用模型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5, 13(3): 161-164.
- [18] 张旭,胡泽卿,杨曦,章皎洁,王飞雁,李焱. 男性青少年罪犯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研究[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07, 7(5): 336-340.

(本文编辑:邓芳明)